

凡尔哈伦诗选

杨松河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Emile Verhaeren
CHOIX DE POEMES

本书根据 Mercure de France Paris 1914 年版译出

凡尔哈伦诗选

杨松河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祝桥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6.75 插页 2 字数 146,000

1986 年 6 月第 1 版 198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12,000 册

书号: 10188·621 定价: 1.35 元

译 本 序

我国读者对凡尔哈伦的名字并不陌生。中国当代大诗人艾青早年留学法国时，在艺术上就深受凡尔哈伦诗风的影响。艾青回国后不久，因参加左翼文化运动而被关进了监狱。在极端严酷的条件下，艾青同志用诗歌坚持战斗。他一边写诗，一边译诗。他重温了凡尔哈伦的诗集，利用手头的一本法汉字典，就这样翻译起来。他戴着镣铐，断断续续译出了《原野》、《城市》、《穷人》、《群众》、《风》等九首诗，取名《原野与城市》，托难友将译稿从狱中带出，转交到艾青的大妹妹蒋希华手里，后来在上海印行出版了。这便是我国最早的凡尔哈伦诗选的译本。这译本是在铁窗烈火中诞生的啊！

中国读者喜欢把凡尔哈伦的诗简称为“凡诗”。读过凡诗的人都知道凡诗不凡。它那鲜明的色彩，那铿锵的韵律，那真切的感情，那炽热的希望，至今还在激励着素不相识的隔世读者，正如诗人自己预言的那样，他的诗将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久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放射出经久不熄的光芒”。

凡尔哈伦所走的诗歌道路同样是不平凡的，很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引为借鉴。他是带着纯朴的乡土气息走上诗坛的，而后成为欧洲卓有成就的象征主义诗人，不久之后，他就受新兴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走上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用象征主义的表现方法描绘出五光十色的现代生活的画卷，从而形成了凡诗

独特的不凡风格，凡尔哈伦也因此成为一名有国际影响的著名诗人。

—

一八五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凡尔哈伦诞生在安特卫普附近的圣·阿芒镇。美丽的埃斯科河象一条镀金的银河，张开水的双手，捧着冰块和阳光，流经凡尔哈伦的家乡弗兰德，时而安宁平和，温情脉脉，时而狂妄自大，暴跳如雷，携带着历史的荣辱与时代的安危，向北海滚滚奔流而去。凡尔哈伦少年时代经常跟乡下的同学朋友一起游玩，亲身体察到平民百姓的痛苦与欢乐，在沿河两岸留下密密麻麻的脚印。这对凡尔哈伦后来大规模的诗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无疑是最原始的生活资本的积累。

凡尔哈伦从小就是个诗迷，中学时代就开始写诗。但他的家庭却希望他继承祖业，当个企业家。中学一毕业，他父亲就让他到叔叔的工厂里做事。可是，这位十八岁的青年梦想的却是另一种生活。他对父母说想当律师，律师在当时是很荣耀的职业，父母同意了。在工厂工作才一年，他就考进比利时鲁汶大学修法律。大学毕业后，他在布鲁塞尔律师办事处当见习律师。但谁也未曾料到，他在那里并不研究法典，而是醉心于他的诗歌创作。一八八三年，他的第一部诗集《弗拉芒女人》问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显示出出众的才华。律师夭折了，而诗人却崭露头角。

凡尔哈伦的故乡是富有艺术传统的艺术之邦。早在中世纪，由于自由城市的建立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特别是在人文主义思想影响下，这里产生了敢于反映现实城乡生活的独立的尼德兰美术学派，创造了表现人民日常生活的风俗画和写实的风景画。这一优良传统被比利时著名画家鲁本斯继承并加以

发扬，形成了弗兰德画派。鲁本斯的风景画和风俗画构图气势非凡，色彩鲜明富丽，对欧洲绘画的发展有重大影响。而凡尔哈伦则是用诗歌的艺术形式来表现他家乡的女性美和自然美，这与鲁本斯的绘画有异曲同工之妙，人们因此把凡尔哈伦称为“弗兰德风土诗人”，或“比利时诗坛上的鲁本斯”。

凡尔哈伦的早期诗歌语言质朴，感情纯真，格调清新，富有浓郁的弗兰德地方色彩。《弗拉芒女人》就是一幅幅写实的弗兰德风俗画和风景画，不论是写景还是写人，都显得形象逼真，栩栩如生：牛马下池塘饮水，“肚皮浸了一半”；女佣们在做礼拜面包，“手快，指快，浑身忙得冒烟”；女牛倌躺在草地上呼呼大睡，“有时候，她盲目地将手一挥，惊动了身边的蜜蜂嗡嗡飞舞”……诗人对生活的观察十分细致而准确，表现时才能这么得心应手。凡尔哈伦还善于从民歌中汲取营养，诗集《几首村歌》就完全是用当地民歌形式写成的，生动活泼，俏皮泼辣，通俗却无俗气。

二

凡尔哈伦从小就受到家庭和教会严格的宗教教育，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写过许多反映宗教生活的诗篇，来表达对圣洁上帝的崇敬。一八八六年发表的诗集《修道士》，就极力鼓吹清心寡欲。但是，他一旦接触到现实的世界，步入活生生的充满物欲的生活，特别是从伦敦旅行回来后，便“开始与上帝疏远了”，宗教的愚昧和虚伪从根本上动摇着他的信仰，造成了他的“精神危机”。这时，他看周围的世界，再不象《弗拉芒女人》那样美丽动人了，而是这样黑暗，这样冰冷，这样严酷，这样丑恶：天上的月亮从北方下着天梯，向坟墓走去，举行冷清的葬礼；就连那永不疲倦的风车，也变得无精打采，一味地唉声叹气；眼前到

处是腐败的雪的天下，“统统一成不变”；周围的人们则唱着悲歌，老在重复着粗俗的失望；然而冰冷而堂皇的上帝却闭上双眼，“无视失望在呼啸”；诗人觉得有“钢筋铁索禁锢住耿直而怅惘的心脏”，对上帝的沉默感到万分痛苦，简直要“大哭一场”！天昏，地暗，心灰，意冷，正是凡尔哈伦这个时期的心理写照，也是这个时期凡诗的基本色调。此时，正是欧洲象征主义文学东山再起，大行其道的时候。凡尔哈伦在艺术上与象征主义文学思潮一拍即合，并且身体力行，推波助澜，形成了自己的波峰。

象征主义是欧洲现代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兴起于法国。它的名称是法国诗人莫雷亚斯于一八八六年九月十五日在巴黎《费加罗报》上发表的《象征主义宣言》一文中提出来的。象征主义诗歌在法国昌盛一时，出现了象波德莱尔、魏尔伦、韩波和马拉美等象征主义诗歌大师。但法国的象征主义诗人大都拒绝反映城乡现实生活，他们的结局也都不妙，到了一八九一年，象征主义流派便偃旗息鼓，自行解体了。但是，象征主义作为文学思潮和艺术风格，影响却非常深远。到了二十世纪初，象征主义在欧洲死灰复燃，而且有“春风吹又生”的燎原之势，发展成欧洲后期象征主义的诗歌浪潮。著名的诗人有法国的瓦雷里和克洛岱尔，英国的叶芝和艾略特，德国的里尔克，俄国的布洛克等。凡尔哈伦也是著名的后期象征主义诗人，但由于他的创作道路与众不同，他的诗歌成就也就格外引人注目。

象征主义认为，现实世界是“虚幻而痛苦的”，人们的内心的“另一个世界”才是真实的，美的。它主张用有物质感的形象，通过暗示、烘托、对比和联想，用间接的象征，来表现人们的内心世界。诗歌的任务就是沟通两个世界，而象征是沟通两个世界的

媒介。凡尔哈伦为了沟通痛苦的内心世界和黑暗的外部世界，自然而然选择了象征主义的创作方法。他喜欢用阴暗、晦涩、朦胧的语言来描写昏暗、肃杀、冰冷的世界，用以暗示他的彷徨、惆怅、痛苦欲狂的内心。这一时期，他发表了三部著名的象征主义诗集《黄昏》(1887)、《土崩瓦解》(1888)和《黑色的火炬》(1890)，内容虽有反宗教的色彩，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也有所揭露，象征主义艺术也相当成熟，但思想混乱，感情颓废，音调低沉，可以说是倾诉世纪末悲观绝望的阴暗的三部曲。

三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自由资本主义已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垄断资本对外加紧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一方面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世界的矛盾，同时激化了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矛盾；垄断资本对内则残酷压榨工人，剥夺农民，吞并中小企业，使工人日益贫困化，农民纷纷破产，在社会上形成浩浩荡荡的失业大军，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工人运动此起彼伏。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广泛传播。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也争相摇旗呐喊。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纷纷成立。职工会，教育协会和合作社等工人群众组织迅速发展。正是在这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代，凡尔哈伦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开始参加工人运动。一八九一年，他发表诗集《我的道路上出现的事物》，世界观开始转变。他在漆黑的夜空，已经看到在被风暴洗劫过的海天线上，突然裂开巨大的血红的创伤，一叶风帆正乘风破浪而来，象金剑象投枪毕露着锋芒。诗人已经看到了曙光，看到了一线希望。他不顾黑夜的笼罩，毅然要举起与宗教相敌对的科学的金色的大理石碑，推向有黑色神谕拦路的峰巅，要摆脱谁也洗

不清污垢的泥沼。翌年，他就加入了年幼的比利时工人党（1885年成立），并负责建立“人民之家”艺术分会，一面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一面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他来往于法国和比利时，周游欧洲列国。由于他酷爱运动，热衷新生，他对过去的熟人熟面和陈腐的天地感到讨厌；他曾一度埋在书堆里，如饥似渴地阅读科学和哲学著作，但很快又厌倦了，对咬文嚼字感到心灰意懒。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投入生活的洪流中去，如醉如狂地追求直接的经验 and 感受，迷恋于原始的气质。在文学艺术上，则致力于摆脱陈规陋习的束缚，立志改革和创新。他反对英国艺术家罗斯金向后看的美学观，认为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形形色色的人物皆可入诗。他敢于面向现实，面向生活，诗歌创作的面目从此为之一新。他以满腔的热情，强烈的爱憎，细心的观察，理智的思考以及娴熟的象征手法和豪放的艺术风格，写下了一部又一部闪烁着现实主义光辉的诗集：《恍惚的农村》（1893）、《十二个月》（1895）、《章鱼城市》（1895）、《幻想的村庄》（1895）、《生活的面貌》（1899）、《喧嚣的力量》（1902）、《五光十色》（1906）、《最高的节奏》（1910）、《熊熊的火焰》（1914）……这些诗题材极其广泛：城市，农村，工厂，田庄，宗教，科学，神话，历史，交易所，贫民窟，银行家，叫化子，爱情，战争……各行各业，男女老少，都成了诗人抒发感情的对象。这些著作，“概括了当时整个时代的新的面貌”，不愧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一面镜子”。

四

凡尔哈伦是一位人民诗人。他不但了解下层劳动人民的疾苦，而且与他们有共同的爱憎，对饥寒交迫的劳苦群众寄予深切

的同情。他在《原野》诗里给我们描绘了十九世纪末比利时农村凋敝破落的景象：贫困的园圃围着篱笆，隔开的土地遍体伤疤；草房门户敞开，象被风的斧头劈开的帐篷一样破败；四周，不见三叶草青，也不见紫苜蓿红，亚麻不长，小麦不生，大地灰蒙蒙一片。就在这凶多吉少、苦海无边的旷野上，叫化子们深陷在泥坑里，他们讨来的面包被雨水打湿了，他们的帽子象煤烟染成似的，他们的宽背象拱门，他们的脚步成了有节奏的愁闷。这些“渴干了舌头，饿穿了肚皮”的乞丐，叫人目不忍睹。诗人对乞丐的不幸命运深表同情，不由对这黑暗的世道发出最强烈的控诉：“他们（乞丐）的讨饭棍就是棒锤，打在贫困的钟上，把大地的丧钟敲响！”此时的凡诗，已经跳出了象征主义“自我”的小圈圈，开始触及严酷的社会问题，敢于反映劳动人民的苦难，凡诗中大量使用的象征语言，也成了反映现实生活的有力工具。在凡尔哈伦的笔下，象征主义与现实主义不再是冤家死对头了，反而成了相得益彰的好朋友。

如果说《乞丐》只反映农村贫困的现象，那么《背井离乡》则开始思索农民破产的原因。这首诗用大量篇幅描写大批农民倾家荡产后盲目流向城市的惨状：他们拖男带女，背井离乡，带着舍不得丢弃的牛羊和猫狗，“喝着雨，舔着风，吸着雾”，走在不见尽头的贫困的道路上，他们“脚下的大路打着圈圈，在茫茫苦海和黑夜，这圈圈，套着世界”。凡尔哈伦用诗的语言暗示，只要世界不留给农民希望，这个世界自己也不会有希望。破产的农民原以为在大城市里可以找到出路，但哪里晓得，正是城市的掠夺造成了农村的破产。凡尔哈伦把现代城市比作章鱼。章鱼头顶生着八只腕手，腕上有许多吸盘，发动进攻时腕手一齐伸出，用吸盘将捕获物死死吸住，然后用尖嘴咬敌手，注入毒汁，置敌于死地。

遇到强敌袭击，它便喷出浓墨，弄得敌人晕头转向，自己则溜之大吉。章鱼还会象霓虹灯似地变幻着颜色，巧布疑阵，引人上当。章鱼神经发达，博技多能，勇猛异常。诗人用章鱼的扩张来象征现代新兴城市对农村的巧夺豪取，维妙维肖。

农村“条条道路通往城市”。但章鱼城市并不是劳动者的天堂。凡尔哈伦在《城市》诗里，把城市的真面目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海港，过往航船汽笛嘶鸣，在烟雾中怒吼着恐怖；在街上，人群乱哄哄手忙脚乱，恨穿双眼，牙齿紧咬面前的时光；在酒吧间里，生活同酒色一起翻腾，到处是酗酒和争斗；在闹市，垂危的老人竟找不到片刻的安宁来闭上眼睛……破产农民禁不住章鱼城市的诱惑，结果是自投罗网，一个个沦为新的无产者，在水深火热之中抗争。

然而，凡尔哈伦却从贫困化的无产者身上看到了力量，寄予希望，他把工人阶级看作是自己的“强大有力的弟兄”，用诗的大理石塑造了一群无产者的高大形象，旗帜鲜明地为他们高唱赞歌：

还有你们，在迷途中走投无路的苦力，
在喧哗的港口或在沸腾的工地，
为了千秋万代我把你们高高树起，
连同你们创造资本的灰黑的手臂。

五

凡尔哈伦素有“力的诗人”的美称。这不仅因为他本人精力充沛，也不仅因为他的诗句铿锵有力，更主要的是他向来“崇拜力量”。

凡尔哈伦敢于破除对上帝的迷信，认为与其相信毫无价值的上帝，不如相信人类自己：

上帝微不足道要不就是你自己；
你的运筹之风正在动摇着上帝的无极；
你对神圣的地球发号施令，
以至于，从现在起，唯你自己，使它复兴。

诗人首先相信自己的力量，“立志坚强与命运抗争”，“双臂真想环抱整个宇宙”，他感到他自己就是他“全部存在的世界的主人和皇帝”；他推崇科学的力量，科学家们将象掀掉黑色巨岩那样“推翻恐惧”，科学技术的进步“天晓得将创造何等勋业，会发生什么样的飞跃！”他热爱劳动人民的力量，劳动者在诗人的心目中是社会强大力量的代表，他歌颂勤劳勇敢的工人阶级创造了现代化的工业奇迹，深信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社会的进步，劳动阶级将“根据另一种意志”重新创造高山、大海和平原。

凡尔哈伦写诗，“力量”一词用得很多，有一首诗的标题就是《力量》，一册诗集的名字是《喧嚣的力量》。在凡尔哈伦的“力量诗”中，《铁匠》和《树》两首写得特别精采。前者写人，后者写树，两者都是力量的象征。

凡尔哈伦刻画铁匠的力量，真可谓入木三分，惊心动魄。这位刚硬的老铁匠身手不凡，打起铁来星烟四溅，鬼使神差，满锤重打，打进了多少忍耐，顿时白锋毕现。铁匠扔进炉膛的是一声声呼喊，是压抑多年的狂怒，他把反抗，哀伤，暴力，愤怒统统淬火化作铁的刚强，闪电的明亮。他的双手顽强执著，翻来覆去，

象是对未来的折磨。他的铁锤清点过无法量度的痛苦，清点过对苦难者有罪的劝诫，清点过正人君子尖酸刻薄的语言，清点过被条文重重封锁的法律……他咬紧意志的牙齿，从来未曾松懈人的自豪。他强烈追求“红色的公正”的理想，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的意愿可以嚼碎金刚钻头。他控制稳定了熊熊火焰，好象在加工灵魂之钢。这灵魂之钢经过千锤百炼，放射出万丈锋芒，这毕露的锋芒坚韧不拔，然而却默默无言。这无盲的力量犹如暴风雨前的宁静，火山爆发前的平和。诗人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理想揉进铁匠的塑像中，寄托着诗人对未来的希望。全诗的节奏，简直就象铁匠在锤炼一把锋利的钢刀，刚劲有力，音调铿锵，前呼后应，一气呵成，读过之后，声犹在耳，叫人久久难以平静。

凡尔哈伦在诗集《五光十色》中，描写一棵屹立在广阔平原上的独立大树，顶天立地，呼风唤雨，浑身充满青春的活力。它孑然一身，不论是春天在它枝条挂翠，还是夏天对它亲热爱抚，或是秋天风霜相逼，或是严冬冰雪摧残，它总是敢爱也敢恨，从来不曾松懈自己的斗志，始终不渝地把至高无上的磅礴生命在平原上牢牢扎根。诗人迈开大步经常去向它朝圣。诗人拥抱着这棵大树，顿时感到自己与大树的壮丽生命融为一体了，变成了它的一枝一叶，感到自盛自强，情不自禁地高声呼喊起来：“力量神圣。人必须留下自己走过的脚印，一步一步，踩在自己的宏图上：它掌握金钥匙通往天堂，它巨手紧握打开天堂的重重大门。”这棵独立大树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扎根在祖国的土地上，每一片叶芽，每一根枝条，都在呼唤着美好的未来。这棵树是诗人人格的化身，是力量之树，也是生命之树。力量之树常青，生命之树也常青。

六

凡尔哈伦还被誉为“现代生活的诗人”。人声鼎沸的都市，门庭若市的银行，乱如开锅的交易所，灯红酒绿的商店，伸向荒漠的铁路，破浪远征的船队……所有这些，西方现代派诗人大都不屑问津，但在凡尔哈伦的笔下，却成了反差强烈、色彩鲜明的现代生活的巨型油画。

凡尔哈伦是描绘现代城市生活的大师，城市的面貌被他写活了，人格化了。那林立的高楼大厦，那高耸的天桥长梯，在烟雾笼罩下，“象一场梦，它露出了容颜”。钢筋铁骨大桥本是静物，可它却“纵身，腾空，飞跳”，动起来了。居民的屋顶本来很死板，到诗人笔下却“屈折着翅膀飞翔”。城市由于受到烟雾的污染，太阳“好象得了破伤风，包着火光煤灰和烟雾，破破烂烂，就在那里流血化脓，溅污了天空”……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凡诗熔象征主义与现实主义为一炉，浓墨重彩，声情并茂，往往在关键的地方画龙点睛，妙语惊人，在现代派的诗歌大森林里，自成一格。

凡尔哈伦不仅善于运用象征手法描绘现代社会的外表，而且还善于揭示社会的灵魂。资本主义社会“一切似乎都纳入了秩序和义务的轨道”，然而那里却是“布满了圈套”，“犯罪为之正常”，“法律支持罪恶”，“法律条文被挖成一座座骇人的迷宫”，“法典十全十美，对法律的解释把一切封锁：白纸黑字称王称霸”，而实质呢？“字字在杀人！”资产阶级法律的虚伪跃然纸上。在那里，资本家“欲壑难填，欲火万千”，“论野心一个赛过一个”，“互相出卖，笑里藏刀，为别人的死亡不辞辛劳”，他们“厚颜无耻地指望闪电爆发，这闪电将远方的一国人民扼杀”，“资产阶级与命运合污，世界便笼罩着白色恐怖”。大资产阶级之所以能统治

世界，是因为他们掌握着资本，掌握着黄金。而黄金的手指“紧握着巨大的力量”，“用数字标出人的胆量”，“创造着疯狂和失望”：

哦，黄金！现代无情的力量之血，
神奇的黄金，吓人的黄金，罪恶的黄金，
皇上的黄金，平民的黄金，祭坛上的黄金，
地下的黄金，银行成了藏身的巢穴，
地下的黄金，还在母腹里，还没来到，
在它穿越的海上或在它践踏的地上，
就梦想要哺育或饿死，增强或吞掉
众人千万颗烧红了的心脏。

西方有的评论家认为，凡尔哈伦是继雨果之后具有鲜明政治倾向的一位诗人，以上可见一斑。

七

资产阶级文艺批评家还称凡尔哈伦是一位“极端的诗人”，似乎不无道理。他确实是一位敢爱敢恨，壮怀激烈，充满理想，向往光明，向往未来的乐观主义的诗人：

我的心倒下，但又站起，
顽强跳跃向前飞去，
向着斑斓夺目的未来，
如同我梦寐以求的玉宇。

诗人梦寐以求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没有邪恶，没有欺诈，没有暴力，充满公正，充满爱情，充满和平的人人亲密无间的和谐的社会。诗人心目中的理想国，带有明显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是个抽象的无法实现的乌托邦。但诗人却宣称：“未来对于我的梦想，不再是建立在一片沙滩之上。”他本企望用非暴力手段来实现他的理想，但他的话音未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就打破了他的美梦。恪守中立的比利时受到了德国侵略军铁蹄的蹂躏。他万万没有想到，那些口口声声要为人人类协和而斗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议员们会公开投靠帝国主义政府，拥护这场血腥的战争。凡尔哈伦心痛欲裂，义愤填膺。他本来就是一位爱国诗人。从一九〇四年至一九一一年间，他共写了五册光辉的诗集，总名为《整个弗兰德》，献给他的祖国比利时。比利时虽是西欧小国，但诗人爱它的平原，爱它的城镇，爱它的海滨河滩，爱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生活着的同胞们。可是，在战火中燃烧的祖国，已不再是昔日的景象：

弗兰德哟，
原来你今天，
是这样，严酷地生活；
原来你是这样
在光荣的火焰，哀丧的灰烬中生活。
以前，我爱你怀着如此深沉的感情
以至于我不信它有一天还能加深。
但我今天懂得了无尽的热情，
它陪伴着你，弗兰德哟，在垂危中，
照料你并跟随着你直到死亡逼近。

甚至，在一些如痴如狂的日子
我的心希望你更加不幸，
但求一死以爱你更深一层。

凡尔哈伦的心同他的祖国一样在流血，在燃烧。他曾几次拿起枪要冲向前线，但都被他的妻子和朋友劝住了。诗人的武器——笔——比他手中的枪更能发挥作用。于是，他拿起笔，写了《德国的罪行》、《浴血的比利时》和《战争的红翅膀》等战斗诗篇，用来抒发他对德国侵略者无比仇恨和对祖国无限热爱的感情。为了拯救沦亡中的祖国，他到英国、瑞士、法国四出演讲，发表文章，声讨德国的罪行，宣传比利时军民英勇抗战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希望欧洲各国人民联合起来打击德国强盗。他奔走呼号，悲愤满腔，就在他出去演说途中，不幸于一九一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在法国的鲁昂被火车轧死，从此他永远躺在祖国的怀抱中。

凡尔哈伦虽然死了，但他的诗被译成英、俄、德、意、汉等多国文字，在世界广为流传，成为人类共同的一份宝贵精神财富。

八

我翻译凡尔哈伦的诗，完全是出于偶然的原因。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〇年，我曾在我国驻比利时王国使馆工作。但是，我在那里足足生活了两年之后，才知道我旅居的这片王国的国土，曾哺育出一位“现代生活的诗匠”凡尔哈伦。

一天，有人告诉我，他在国内乘火车的时候，巧遇诗刊社几位诗人。他们说艾青同志很喜欢比利时诗人凡尔哈伦的诗，青年时代蹲监狱时就译过几首凡诗。凡诗很值得介绍。

于是，我兴致勃勃到布鲁塞尔市图书馆借了一本凡尔哈伦诗选，才读几首，就被吸引住了。凡诗不凡，名不虚传。于是，我信笔翻译起来，觉得很有韵味。后来，我又得到比利时皇家图书馆和国防部图书馆的帮助，得以查阅凡尔哈伦的全部诗作。我从近三十部诗集中反复选择，形成了这一册诗选。从一九七八年年底至今，我利用业余时间，断断续续译成这部诗集。

翻译难，译诗尤难。既要对原诗准确无误的理解，又要用恰如其分的中文进行诗的表达；既要无愧于诗人，又要取信于读者；既要神似，又要形似。我就是在这种矛盾中瞻前顾后地走钢丝，力求神似与形似的统一，追求译诗与原诗的相对平衡，向往来去自如、出神入化的翻译杂技境界。但终受水平限制，力不从心，很难完成好高难动作，失误和落笑之处在所难免，在此恳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鞭策我继续知难而上。

在翻译凡诗的过程中，曾得诗刊社，法语界，特别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许多同志的热情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杨松河

一九八五年五月于南京